

雪 都

迷 路

逐兔篝火夜

只是覺得，在蒼茫中，人何嘗不是天地山野的景物呢，彼此互為照鏡。時間恆定了生命的宿徑，早晨中午夜晚，太陽月光星空，生老病死，是皆有的定律；卻未得開渡靈魂的業緣，狂風暴雨炙熱，嚮往嫉妒怨恨，貪嗔癡傲，為無常的困楚。人從景，會看暮色迷眼，會在餘暉流連，陶醉徘徊，落日草原遞了溫情，上了眉間；景從人，會聽人聲冷顫，會見人影尾隨，躊躇不措，食色男女遺了曖昧，熱向心頭。

觀景、看人，許是心照不宣，為彼此停留。古道上可以看到蘇瑤一行，車子停在路，他們亦沒在車，反是四散探看。易道後，先是破了車胎，後又引擎故障。時下，位於羊皮圖顯示的彌臺盆地中，不遠處有溪水池塘。好消息是，蘇瑤臨行前帶齊了指南針、帳篷、火具；壞消息是，手機訊號丟失，沒帶足夠的食物，羊皮圖存有誤差。

暮色漸沉，西邊天地接際的地方只剩一縫光亮。陳最實食指中指之間夾着一支香菸，小碎步不斷，繞了四五大圈，停在離水塘稍遠的小坡上。丁酉坐在塘邊小石，小腿半蜷，兩手搭在膝蓋，塘裏水清魚小，些許水草，蔥鬱高拙。陳最實看向丁酉這邊，張着嘴，似是要喊什麼，微微地，聲音沒有吐露出來。於是，自顧地嘍了口煙，走往車邊的帳篷行

李，擺弄着，在解繩子。

“吶噫，讓你委屈了。”蘇瑤的一雙白的小鞋輕輕踩在較大的石子上，悄悄踱去丁酉的左後方，說着，緩緩伸手遞給丁酉一包速食，捎出一襲明如弦月的腕。她着了素色長裙，煙柳衫，似蝴蝶棲落白牡丹，蹲在丁酉旁邊。

“怎麼會，沒事。”高音、溫吞、清晰、緩慢，自帶着開朗，這是蘇瑤的聲音，當聽到“吶噫”時，丁酉心中已有了她的樣子，扭頭過去，目光從塘面移向蘇瑤，看瀑墨的長髮、靈氣含銳的眼，及嬌嫩卻稍顯倔意的脣吻，複道，“沒事的。”

飛光、飛光，天光摧到夜光推。

“不見面的時間，七年是有了的。”蘇瑤將下額抵在小臂，笑看着丁酉。

丁酉半轉了身，斜對着她，眼裏一半是她一半連向岸塘。丁酉看着有些呆滯，盡力拉起臉上肌肉，笑意泛在鬍子拉碴的臉上，眼神逐漸正對她，“畢業，工作。你這事，可費心神的。”

蘇瑤盯看他，向前挪挪身位，指着水塘說，“你看，我像不像打撈情緒的漁民……”蘇瑤看着丁酉的側臉，“記得嗎？”

“嗯。”丁酉想到了，是他在學時寫的小故事，說有一個海底的鯨魚種羣，怪誕的是鯨魚的肉體如潛艇一樣生硬，鯨魚的靈魂除了幼年和老年是無法駕馭這個軀體的，但他們會靈魂出竅的法術，會寄生在魚類的

鱗間，並用情緒控制它們，隨洋流四里漂泊，吸收靈氣，直到老死時候。被寄生的魚類叫做情緒魚，是衆生覬覦的，難得藥材。

“現在，你就是鯨魚。”他發不出聲，像有東西梗在喉嚨。草間螢火逐飄升，映在水塘星光點點。蘇瑤摸摸口袋硬幣，將它貼在右手掌心，站了起來，呈八字步，側在丁酉旁邊，一半是丁酉一半是水塘熒光。“如意如意，稱我心意。”說時，蘇瑤煞有介事，輕舞臂腕，纖細玉指舞了起來，食指和中指併攏，直如劍，無名指和小拇指彎向掌心，曲如鉤，拇指類弓。“心歸天寧，意歸吾指，託於風水之間，易向潛淵之變。走！”說時，控制不住笑了起來，一剎指丁酉，一剎指天，一剎指水塘，硬幣瞬時向水面落下。

“女祭司，嗨呀，這幾年你都學了啥東西。”丁酉看着蘇瑤比劃，一時分不清哪是哪，卻咧嘴笑了起來。說時，一條雪色白魚躍起，銜幣入水，煞時無蹤，只留水波盪着。

“啊，快看！是魚，這是我的法術！”蘇瑤見池魚躍水，開心極了，笑聲如同銀鈴一般。“怎麼會這麼巧，你的厄運到頭了，剩下的都是好運吶。”

“託你的福，祭司。”丁酉說，夜幕究竟沒蓋住他的笑意。

“臨水訣，在《金陵神仙錄》看到着，討個好彩頭啊！”蘇瑤看着丁酉，亦是開心。“艱難苦恨、潦倒新停，你怎麼杭州扮起了草堂的角嘞。”

蘇瑤稍作停頓，像眼前螢火探知黑暗一般，不露聲色地感受着，丁

酉的笑意並未消失。於是接道，“冥冥之中……”

“你還說我，你看看，你這個受氣包，別人的話這聽那也聽，這也做那也做。趁早換件差事幹。”丁酉稍作沉默，不想場面突冷，接着說。

“哎，行！”“那帶着我幹唄。”

丁酉露出了笑意，卻是有點苦的。不覺中，夜色如傾倒的墨，塗了眼前一黑。少年相識的人也是一見如故，即有生疏，彼此也看得真切。

“光說話不餓呀！”是林昭願。她拎起兔子在丁酉和蘇瑤面前晃了晃，將枯木枝哐當扔在丁酉邊。蘇瑤一時愣住，要接話時，林昭願已轉身，於是抱着柴火跟去。

小坡上，陳最實正在搭帳篷，總在剛要搭好時就塌了下去。只得喊人。“丁酉！你來看，撐杆有問題。”

丁酉聞聲來，接過陳手裏的撐杆，掂了掂，又察接口。“卡榫反了。”隨手一扭一接，兩人便將帳篷搭了起來。陳最實“嗯”了一聲。

人總有不擅長的，比如說，良夜要有篝火，篝火要有喫食，這方是一種夜的意趣。而孤獨與喧鬧，就像鏡子的兩面，是需要猜的，就像湖面下的魚，要引誘的。

所以他們談起了自己的過往，林是家中無趣，隨大流；陳是律師。

“小蘇呢？”林問道，“怎麼想做這個呢。”

“投簡歷來的。”蘇瑤應着，見林昭願還看她，補言說，“畢業了，

總得找點事做。家裏覺得工作近點好。”

“哦？”林抱着膝蓋，“這次意外，小陳和小蘇，得負主要責任。看舊圖，拋硬幣，荒唐！”

陳沒有反駁，苦笑道：“是我冒失了？”心想，當時看就你喊最歡，真是甩鍋的一把好手。

蘇瑤低了低頭說，“對不起，我當時……只是不想大家再爭執下去。”

“行了，過去的事有什麼好爭的。今天好好睡一覺，明天趕路纔是正經事。”丁酉本發着呆，還是補了句。畢竟，情願與否，都會夢到夜深處。

壹次修正於乙巳年十月二十

於 鶯春

怡禮全生堅甲子 佩玉廿七 綿延佩玉長樂未央

乙巳十月二十 20251209

黛子

乙巳蛇年 / 丙午馬年

2025 / 2026

黛子
27
憐磧